

父爱不如母爱那么温柔细腻，但却如高山、大海一般深邃、宽广。冰心曾说，父爱是沉默的，如果你能感觉到了那就不是父爱了。那对于这种不求回报又默默无闻的爱，我们是否体会到了呢？也许，体会到时，一切又已经晚了。所以，本期文苑关于父亲节主题的几篇文章，多是回忆，或是基于回忆的创作。希望读者们喜欢，也希望每个人细心感受、由衷珍惜那份独一无二的父爱。最后，值父亲节之际，文苑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

父爱无声

散文

蜜蜂，是一种娇贵而勤劳的动物。说其娇贵，是因为人工饲养的艰难。夏天天气太热了，它会闷死，冬天气温太低了，它又会冻死；若箱巢条件不好，只要是它们觉得住得不舒服了，就会飞走，寻找更适合生存之地。

所以，在上世纪的乡村，虽然很多地方有野生蜂群，但是真正能放在家里来饲养并发展的，少之又少。但我父亲是一位养蜂能手。最开始他在富头冲野外的一棵老樟树的树洞里收了一窝野生蜜蜂，带回家以后，仔细观察，悉心照料，一两年后就发展到了四五箱，以后年年分箱分桶，到父亲退休之后达到近五十箱规模，能年产蜂蜜1500多公斤。

(一)

春夏之交，风吟脚下农田中的紫云英花儿盛放，看蜂的关键期也到了。

每天，父亲下班就会骑车往家赶。一进屋，直接上楼观察他的宝贝蜜蜂去了。这一上去，必须等到母亲大喊要吃晚饭了才会下来的。有时晚上也一个人呆在楼上，打着手电筒照着他的宝贝。

小时候，我经常跟着父亲上楼，远远地、默不作声地看着父亲看蜂。父亲平时看蜂的时候，根本不用手套防止蜂蜇手，甚至不用手套，直接就可以把巢脾从蜂箱里端提出来，再向着光仔细察

看，端详那上面密密麻麻的蜂群游走的状态。

父亲看我好奇，就把我喊到跟前，打开蜂箱的木盖，细心地告诉我，一一指给我看：

“这个稍长的，随时有许多蜂围着，拥簇着，跟着走的，就是蜂王，一箱蜂群里只有一只，那种整天不停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勤勤恳恳的，就是蜂群里产蜜的主角——工蜂，而这种身形较粗，颜色较黑的，只在脾面上走来走去，无所事事也不出工的呢，就是雄蜂。”

“你看着雄蜂无所事事，但是对于整个蜂群的发展，雄蜂又是必不可少的……”

(二)

父亲讲得头头是道，我听得一头雾水，只是一心以防着某只调皮的蜜蜂飞到我的耳朵上来。

我们小时候因为父亲养蜂可没被这蜜蜂少蜇！每次暑假时我们都在家，父亲到了楼上准备摇蜂糖的时候，母亲就会会临大敌地大喊：“快去远些的地方玩，你爹爹要摇蜂糖啦！走远些哈！莫被蜂蜇了大哭大叫！”

我们则马上乖乖地走出门去，离得远远的，直到家门口那嗡嗡的蜂鸣声慢慢静下来，才敢回家。

有一次二哥偏不听劝，提胆从门口

勤劳的工蜂

明腾

一路快速跑过，结果是额头马上被蜇，长出两支通红的肉色包。

大哥还有一次更加心惊肉跳的经历。那次正是初夏，天气已经很热了，父亲正在楼上摇糖，大哥从外面挑水回家，满头大汗的他放下水桶之后，拿起那个纸风车就冲出了家门去玩，只跑出十几步远，就只感觉头上一阵轰轰作响！

一瞬间，他的头上已密密麻麻粘满了蜜蜂！大哥只感觉头上一阵阵麻骨的钻痛袭来，登时惊慌失措，嚎叫着一下跳入门口的池塘中，猛地整个人潜入水里，然后一边扎着猛子浸在水中一边用手把头上的蜜蜂掏出去，因为水面上还有许多蜜蜂追着他在旋回飞舞，等候发动攻击，他根本不敢露出头来！

那次父亲蜂糖也没摇了，赶紧下楼帮儿子从头上——拔下蜜蜂留下的蜇针，据说多达三十多个！还好还算有惊无险。蜜蜂一般不会轻易攻击人，因为一蜇，它的蜇针就会带着毒囊从身体上被扯下来，它也就牺牲了，但遇到快速移动的人或动物时它们往往以为会受到攻击，也会追赶反攻。

(三)

父亲干一行，爱一行。他养蜂，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边养边学。他觉得家乡凤岭山区条件好，山花

多，很适合蜂群发展，而且蜂蜜能卖出茶油一样的价钱，于是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养蜂上。

早年我们四兄弟先后都考上攸县一中读书，家里负担也越来越重，父亲的工资收入很有限，他就专心致志地把蜂养好，靠卖蜂糖减轻经济压力。

父亲动手能力很强，养蜂的那些工具基本上都是自制，蜂箱，蜂脾架，巢础机，摇糖机……都是自行手工制作出来的。

蜂箱、脾架、摇糖机这些算简单的，只是普通的木工加上物理的传动减速技术；而那个巢础机可是一个高精度的模具。巢础，顾名思义是蜂巢的基础，是由蜂蜡压制而成的一个布满蜜蜂大小的标准的六边形基础，让蜜蜂在上面筑蜂巢的薄片，父亲竟然能把这个模具给做出来！

我无法想象在那个年代，父亲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和方法，把那么精细的模板用普通的水泥给做出来的！

通过多年的实践，他发现了木质巢础框有易腐易断易长粉虫的缺点，而改用江南地区特有的楠竹材质。他还把这个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在全国性杂志《中国养蜂》上……

但得蜜成功用足，不辞辛苦与君尝。在我心底，父亲是蜂群中最勤劳的工蜂。

03

株洲日报

文苑

2023年6月18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言岚

校对：马晴春

有奖征文



开“心灵处方” 解患者“心结”

袁丹口述 陈恺祺整理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特鲁多医生墓志铭上的一句话，说是医学不能治愈一切疾病，医生更多是要用温情去帮助和安慰病人。我叫袁丹，是株洲市二医院的一名肿瘤内科医生，面对常年高强度的工作，有时也会觉得疲惫不堪；面对疾病和患者，有时难免感到有心无力，想把患者带到希望的终点，有时却事与愿违；我们千方百计为患者出谋划策，可有的患者可能会怀疑，我们会不会从中获益牟利。但医生的职责和使命召唤我们，要不断地为肿瘤患者传递温暖。

第一次见王阿姨是在肿瘤科门诊，她坐在轮椅上一筹莫展，一直难以面对自己的疾病。“我患乳腺癌已经13年了，当时在别的医院做了手术，这些年来进从医，但是这半个月开始出现腰背部疼痛的情况，连走路都很困难。”愁容满面的王阿姨不知道自己身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连忙来到市二医院就诊。通过PET-CT发现，王阿姨的乳腺癌多发骨转移、肝转移和肺转移，目前日常生活还需要他人照料。王阿姨知道自己身体的真实情况后更是一度绝望，“这些年来我一直按时吃药，按时复诊，原本以为自己都好了，谁知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看出了王阿姨的担忧，一边安抚着王阿姨的情绪，一边将王阿姨的情况汇报给肿瘤诊疗中心的王贵华主任，组织多学科联合会诊，为王阿姨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通过有效的止痛治疗、抗骨转移治疗和局部椎体的精准放疗，很快王阿姨的病症有了明显改善，疼痛得到了缓解，也能像以前一般正常行走，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袁医生经常下了班后来我的病床前陪我聊天，让我不要放弃，刘艳辉护士长和管床的黄志豪医生也常常鼓励并开导我。”一来一往间，通过每天的沟通和开导，让王阿姨有了信心，并积极配合治疗，在后续的靶向治疗和内分泌治疗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相关影像学检查，王阿姨的肝脏病灶和肺部病灶明显缩小，病情逐渐好转，心态也越来越阳光。“在这里治疗，我整个人都是温暖的，我有信心克服一切困难！”王阿姨说。

在临床工作中，除了当好一名医者，更是患者贴心的倾听者。肿瘤患者不仅经历着疾病对身体的折磨，更是经受着精神上的“摧残”。因此，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和其他同事来到病房陪同志们聊天，给他们做心理疏导，用春风化雨般的温情给予患者关怀和激励。

“恶性肿瘤患者有且只有一次最佳的治疗机会”，株洲市二医院肿瘤诊疗中心不仅紧跟先进治疗理念，更善开“心灵处方”驱散肿瘤患者内心阴霾。治病更要治心，排医心灯，抚慰凡心。肿瘤诊疗中心用过硬的医术捍卫生命，也用最柔软的安抚，抚慰患者的希望。

身处半山，心有高峰，我们永远走在路上。落实现人文关怀理念，在肿瘤世界里传递温暖，我呼吁所有医务工作者共同参与。

征稿要求

- 1.除诗歌外题材不限,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
- 2.文章要求真实感,见人见事,不要大话、空话、套话,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
- 3.投稿邮箱:420918118@qq.com。
- 4.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10名,奖金500元。
- 5.活动时间: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

诗歌

思念(外一首)

赖永洪

父亲的故乡,也是秋风的故乡。他的春天开过哪些花,原野有点记不住了,那些雨滴要么随云远走他乡,要么选择在草尖睡上好觉。我,选择用一篇往事,来晾晒风和日丽。心田里一垄一垄秧苗,慢慢高过父亲的铁犁,木质的锄头柄。比起关心天空我更关心庄稼的粗壮能否挂起湿透的外褂和父亲粗喘的气息,还好村庄不是很大,心愿也不很大,足够在这个季节种完桃红李白,以及一茬茬的蒜皮鸡毛。

父亲的画

家里的院子,是幅简笔画。父亲用他那特制的笔,根据自己的喜好,逐渐添上各种的颜料。清晨的公鸡,用不安分的喉咙帮父亲扯碎山乡的宁静。房檐下的竹竿,开始抹拭昨日的汗珠辣椒,在窗边揉醒红脸,那把铁犁占据院角,开始进入冬眠期。早饭,整出袅袅炊烟,在父亲的画板上,添加着各种线条。毛竹零乱地将院坪,描成无从下手的线团。父亲,必须在星月的指点下,将这些线儿拼成篮子,簸箕和箩筐。我们知道,这是待交的学费,和过年时的新衣裳。旧木桌上有楚河汉界,父亲教我们在院子里厮杀。最终,惨烈的轰炸,会把他晚餐的番茄汤浇灭。自卷草烟,不紧不慢吐出故事。烟圈里,有遥远的草船借箭,还有让我们模仿的孔融让梨。父亲搭的葡萄架下,萤火虫飞进了偌大的世界,而我的开耕锄,不知被谁,装上了牛仔拉链……

记事本

永远的一声呼喊

陈元亮

我出生不久,父母亲就为我求拜一位乞丐为爷爷(编者注:父亲或母亲的兄弟姐妹,或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叔伯姑婶长辈)。

爷爷他五十出头,个子矮小,一头枯黄的乱发,沧桑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忧伤。常年穿一身破烂不堪的沾满油渍的衣服,连裤脚边都有些长短不一。他一手拿着一根竹拐棍,一手拿着一只破旧的土碗。肩上背着一只装菜的袋子和一绺用线系着的红色布条。每条红布条都用墨笔记载着他的姓名、寄恩的姓名及生辰。

爷爷他自幼父母双亡,孤身一人,以乞讨为生。大约每隔半个月他会来我们这寄恩家中一趟。每次来到我家时,他坐在我家门槛的一端,一手伸出那只装饭的土碗,母亲就会给量上一碗米饭,加上一些菜。临走时给他量上半升米。每次看到这种情景时,我真的有些埋怨我的母亲。我想我们连自己都吃不饱,怎么给了他饭吃,还给他米呢?

那时候我真的有些不理解我的父母亲为什么要找一位要饭的成为我的爷爷。后来才知道原来我是一个早产儿,生下来体质特别虚弱。父母亲认为人的生命越贱越易成活。以求乞丐为生的入常常风餐露宿,仍能顽强生存,让孩子拜求乞丐者为爷爷,将会像他的爷爷一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会感受疾病困扰。

可见我的父母亲是何等地用心良苦啊!

其实,我是十分歧视我的爷爷的,总是瞧不起他,从骨子里不愿意接纳一位要饭的成为我的爷爷。我也从未叫过一声爷爷。

可我的爷爷则不然,他明明晓得我是十分讨厌他的,但仍然将我视为他的寄恩。每当看到我时,脸上总是露出微微的笑意。

爷爷每次来到我们这寄恩家时,总会送给我们每个寄恩一只米斋(一种用大米制作的食品),唯有我每次都会得到两只。米斋做得精致、美观。听母亲说是他请人帮他做的。母亲常说我们这寄恩如若吃了爷爷的米斋将来个个都会长命百岁的。可我就是不吃,总觉得脏兮兮的,让人恶心。

有一次母亲将爷爷送来的米斋收藏两天后重新蒸一次,谎说是我的一位舅母送来的。我吃完后感觉这米斋真的清香、甘甜。事后母亲告诉我,其实就是我爷爷送来的那两只米斋。从那以后,爷爷送来的米斋我就视为正常的食品了。

一次,爷爷来到我们这个村里,有几个顽皮的小孩围着他,有的朝他身上吐唾,有的朝他身上扔石头,故意捉弄他。我回家后将整个过程讲给我的父亲听。父亲听了

沉默片刻后教导我说:“爷爷是有尊严的。我们应该怜惜他。我们家虽然也穷,他来了要给他饭吃,分他一些米,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做,他就能生存下去了。”

父亲的这番话让我刻骨铭心。

又是一次,我的爷爷再次来到我们村里,还是那几个顽皮鬼用同样的形式在捉弄他,被他发现后,我立即接过爷爷手中的拐棍,站在爷爷的身前,用身子挡住他,并示意要用拐棍追打他们,他们见状后吓得一个个灰溜溜地跑了。

不知咋的,也许是缘分吧,爷爷他特别疼爱我。

有一回,我可能是感冒了,我躺在床上持续两天高热不退。爷爷来了,他心事重重地坐在我家门口。整天不吃不喝。待我热退下来,他那憔悴的脸上才露出了笑意。随后他将装在碗中的饭菜吃完。这时已是夜色浓浓,室外一团漆黑,夜空一片寂静,他孤身一人行走在回家的乡村小路上。

我7岁那年开始上学。爷爷照常大约每隔半个月左右会到我家来看我,他还会带着一些如皮枪、陀螺、写字本、铅笔一类的小礼品送给我。有几次我放学回家很晚,他会一直在我家门口等我。在待他回家的时候,我也会跟在后面送他一段。

1958年,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公共食堂。从那时起,我就很少见到爷爷了。

我有些思念他。次年,一场自然灾害迅猛来临,饥荒席卷大江南北,苦日子开始了。由于生活拮据,我不得不辍学。

一天,肚子饿得实在不行,家里已找不到半点充饥的食品。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爷爷,想起他那清香甘甜的米斋。我问父亲:“爷爷呢?他怎么很久没有来过呢?”

父亲久久不言,随后用十分低沉的语气告诉我他走了。

“他到哪里去了?”我又问父亲。

母亲接着说他饿死了。我很震惊,很悲痛。我要立即找回我的爷爷。我一个劲儿登上家对面那座高高的山峰上。没有哭泣,只是傻乎乎地朝着我的爷爷居住的那个方向眺望,望了许久……

当天晚上他来了。在梦中,我的爷爷风尘仆仆地朝我走来。我飞也似的扑在他的跟前,依偎在他的身旁,双手紧紧地抱着他,情不自禁地惊呼着:“爷爷”。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永远的一声呼喊着我的爷爷。他并没有回应我的呼声。只是双手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头,手指不停地梳理我头上乱发。我抬起头望着他,这时的爷爷发须修整得一丝不苟,面带着开心的微笑,身着一身半新旧的中山装,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昔日的那根拐棍不见了,那只要饭的土碗不见了,那只装米的袋子也不见了,他没有给我带来那可口的米斋。可是,那绺用苏线系着的红色布条仍然背在肩上。随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写字本和一支铅笔送给我,并嘱咐我待日子好转后要继续读书。

他走了,走得无影无踪。几十年时光一晃而逝,我的爷爷有时仍在我心中浮现……

